看似时尚的“梗文化”可能埋藏着传播陷阱

□ 申竹月

如今，网络流行“梗”如同一阵阵来去迅猛的旋风。各类词汇以惊人速度重构着当代人的语言体系，形成耳熟能详的“网梗”。这既是技术赋权的产物，也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镜像。当“玩梗”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交仪式，我们需要穿透表象的狂欢，审视其背后的传播逻辑与社会影响。

有研究显示，在短视频主导的“瞬时记忆”时代，不少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长已缩短至8秒。“网梗”正是通过“语义压缩”技术，将复杂情感与事件内核提炼为易记忆、可复制的符号模块。

一些“网梗”的诞生与特定社会情绪有关。例如“内卷”一词，精准地概括了当代社会激烈的竞争现状，反映出人们在高压环境下的焦虑和无奈。这类“梗”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直观感受和表达，通过简洁的词语或形象的表述，将复杂社会问题浓缩其中。

用户生成的内容构成“梗”传播的核心动力。比如，根据英语“thank you（谢谢）”的谐音“栓Q”，网民自发创作出方言版、戏曲版、AI合成版等数十种演绎形式，使“梗”获得持续生命力。

从内容上说，“网梗”通常携带一种圈层文化的“准入密码”。Z世代以“尊嘟假嘟”等萌化表达消解严肃性，90后使用“破防了”表达情感共鸣。这些术语构成封闭的话语体系，利用“圈层黑话”完成群体身份确认。而诸如“塌房”等圈层专有词汇，也可能随着传播的泛化而弥散至整个网络空间。

从传播形式上说，“网梗”称得上“多模态传播”——表情包、视频剪辑、音乐混剪等形式的结合，使“梗”的传播扩展至视觉、听觉的复合体验，极大地提升了“梗”的传播效率。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和使用场景的增加，“梗”的含义可能会被丰富或延伸，甚至衍生出新的含义和表达方式。例如，“yyds（永远的神）”最初用于形容某个领域的杰出人物或事物，后来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，表达对不同对象的高度赞扬。这种动态演变性使得“网梗”能够适应不同的语境和用户需求，延长其生命周期。

“网梗”以病毒式裂变，如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般在网上形成“滚雪球效应”。在这个传播过程中，模仿、跟风、共鸣等心理机制起到关键作用。人们出于对新鲜事物的追逐、对社会共识的认同，或者单纯的娱乐需求，纷纷加入到“梗”的传播中。此外，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开放性，让用户能够更自由地创造和表达，为“网梗”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意空间。

同时，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逻辑深度介入传播过程，使“热梗”传播呈现“人工+智能”的双重加速。“蹭梗”也可以成为流量积累的良机，有助于大大提高视频完播率、互动率。以“挖呀挖”童谣为例，视频平台播放量、完播率等带来的奖励机制促使创作者反复使用热门BGM（背景音乐）。这种机制导致“梗”的传播呈现这种形态——少数“头部梗”占据大部分传播资源，多数“新梗”迅速沉寂。

我们在享受“网梗”带来的乐趣和便利的同时，也要警惕狂欢背后的文化空心化。过度依赖“梗”的表达正在侵蚀语言深度，影响人们的思维深度和语言素养。当“绝绝子”替代所有褒义词，“我真的会谢”消解所有负面情绪，语言系统正经历“功能性萎缩”。

这种“表达空心化”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显著，在教育界早已引发普遍讨论与担忧。网络“梗”的泛滥正在摧毁语言表达的丰富性，致使青少年出现“语言贫乏症”。更严重的是，像“雌竞”“海王”等包含性别歧视的词汇，正在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认知产生不良影响。

对抗“梗”带来的语言贫瘠化，还要鼓励“梗”与主流文化的创造性融合。通过树立“梗文化”的“创作伦理”，建立创作者责任认证体系，遏制恶意“玩梗”。不仅如此，学校教育中也应增设“网络语言辨析”等相关课程，培养青少年对“梗文化”的辩证认知。

网络流行“梗”如同一面棱镜，它既是网民的社交利器，也是价值消解的隐形推手。健康的网络传播生态，应当在技术创新、文化传承与价值引导之间找到平衡支点，让真诚表达充分释放传播活力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让孩子感受汉语之美 看到海上明月别只会说“泰酷啦”

□ 袁俊伟

当一个孩子和你初次见面，冒出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真服了你这个老六”，或许意味着当下的语言生态遇到了一些问题。“老六”何意？到底是一般性称谓，还是有隐含之义？很少接触网络游戏的人可能一头雾水。这些网络“烂梗”似乎构筑了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无形屏障，在不同代际人群中撕开了一道幽深的口子，隔阂、不解、矛盾、冲突等人际交往问题就此产生。

这些网络“烂梗”，有些是有意为之。比如，当你再三询问“老六”含义时，对方扔出一句“老×批”，极粗俗又带攻击性，问题的性质明显就变了，冲突在所难免。不过，很多小孩自己也不知道“老六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单纯觉得好玩，看到别人这么说，他们也跟着说。可能还会热心地问你：“知不知道‘鸡你太美’？”继而又炫技式地跳上一段生硬滑稽的舞蹈，也可能突然冒出一句“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但不能踩我的切尔西”。你只会觉得莫名其妙，又会觉得这些“无厘头”话语和尴尬动作不太符合孩子的正常智识和审美。

孩子们中流行的网络“烂梗”从何而来？最直接的来源是孩子间的口耳相传。然而，校园传播又能溯源至家庭生活，或是孩子从家长的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电脑等网络媒介处获知。所以，孩子们的语言生态问题，不仅是学校教育问题，更是家庭教育问题。孩子是社会的未来，那当下孩子的语言生态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教育问题。

语言同思维是一体共生的关系，语言生态问题不容小觑。作家汪曾祺提出过语言本体观，“语言就是内容，语言和内容是同时依存的，不可剥离的……我认为，语言和内容的关系不是橘子皮和橘子瓤的关系，它们是密不可分的，是同时存在的”。孩子正处于心智和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，毫无逻辑和美感的网络“烂梗”直接影响孩子的心智发展。

而且，很多网络“烂梗”会让孩子沦为复读机和“电子木鱼”，沉迷在日复一日毫无创新性的信息茧房中，逐渐失去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批判性的逻辑思维能力。即便有的戏仿式网络语言旨在表达调侃，也会深陷虚无主义泥淖，从而导致人的自由本质异化，最终丧失鲜活积极的主体性。

因此，青少年乃至全社会语言生态问题的解决，必然要落实于社会教育整体的德育、智育和美育等方面。美育因其春风化雨般的形象性和情感性，往往会获得可爱且可信的效果。

如何对孩子进行语言美育？一方面是美的语言启智，告诉孩子们，很多网络“烂梗”是不好的，更是丑的，即确立一种日常语言的是非美丑观，丑是自由本质的异化，美才是自由的象征。不能把无礼、无知和无脑当作个性，而是要学会独立思考，不能人云亦云。另一方面是美的语言化育，要向孩子们展示美的语言艺术，而汉字就提供了一个自然天成的美的语言样本。

汉字构字有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等“六书”法，产生汉字的绘画美、音乐美、意象美等特质。汉字之美又凝练为汉诗，从视觉美而言，王维《辛夷坞》“木末芙蓉花”呈现出芙蓉花动态绽放的全画幅，刘长卿《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》“芳草闭闲门”由视觉直观渐入空无一物的幽境。从听觉美而言，四声平仄自不用说，白居易《琵琶行》“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”可感受弦曲的粗细之别。钱起《省试湘灵鼓瑟》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融画美和乐美，给人余音袅袅的寂寥之感。此外，汉语之美并不排斥外来语言，而是信达雅地译介转化，于是有了泰戈尔《飞鸟集》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”，咖啡、翡冷翠等译词也透出“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”的中式典雅。

汉语之美可以培育孩子的美感。看到海上明月，我们会说：“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而不是“泰酷啦”“绝绝子”。感受到无法言语之美，我们会说：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而不是“yyds”“无语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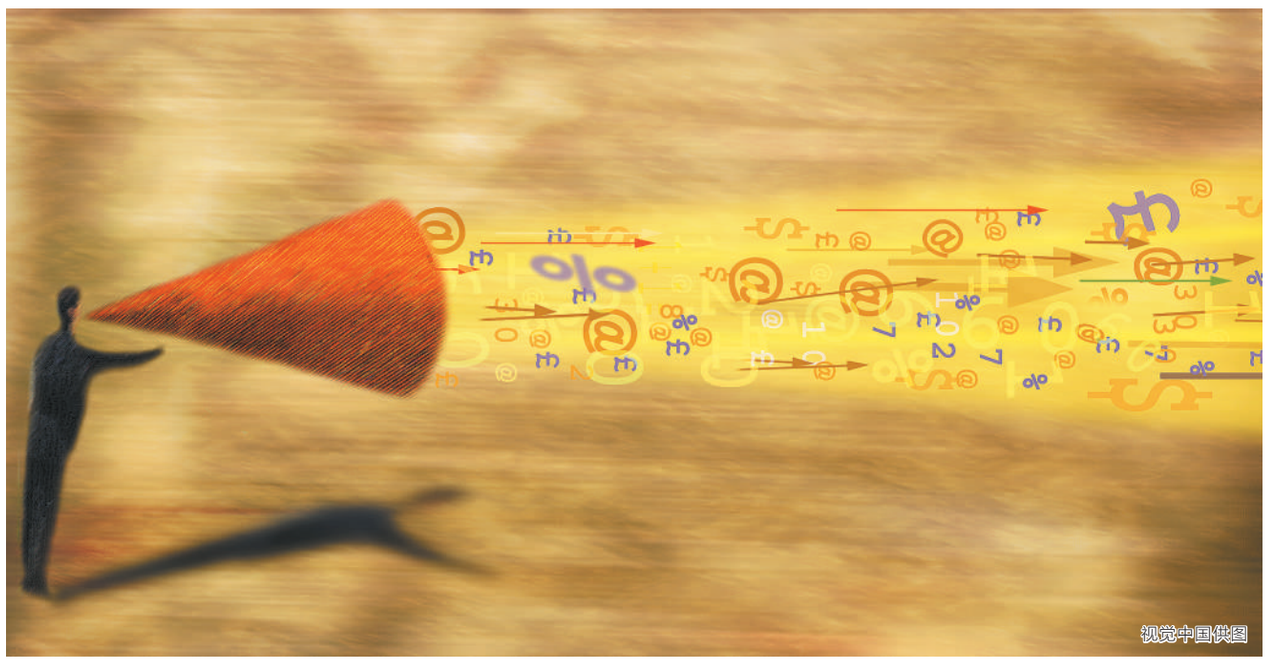
当孩子们真正领略到汉字之美，或许也不愿看到劣币驱逐良币的戏码上演。语言美育之于文心的意义，或许就是希冀高贵的灵魂于月光下自由起舞，让那颗玲珑剔透的审美之心发出光亮。

（作者系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）

青少年“玩梗”的边界在哪儿

编者按

作为公众熟悉的网络流行文化，“玩梗”不仅丰富了网络表达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交“润滑剂”的作用。然而，一些把低俗当幽默、把无礼当个性的网络“烂梗”，成为网络生态的“毒瘤”。为此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“清朗·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”专项行动，聚焦网络语言文字不规范、不文明现象，整治歪曲音、形、义，编造网络黑话烂梗，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。哪些“梗”是逾越文明底线的“烂梗”？“烂梗”到底有哪些危害？厘清“玩梗”边界，才能在网上“好好说话”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实习生 林铭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钟的

网络时代，不会“玩梗”就落伍了？中国青年报社、中青校媒就大学生“玩梗”情况的调查显示，95.67%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有过在网上“玩梗”的经历。然而，过于追求娱乐化、极端化、低俗化的网络“烂梗”，不仅侵蚀网络文明，也对青少年的语言表达、行为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造成负面影响。我们采访了几位00后学生，请他们结合自身体验观察，一起探讨青少年眼中的网络“玩梗”现象与“烂梗”问题。

受访者：

黄 一（福建省晋江一中高三学生）

文 闻（清华大学大三学生）

杜康桥（南开大学大三学生）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在哪些地方会看到“梗”的存在？自己在哪些情况下会玩？

黄一：网上跟现实中都有“梗”，但更多是在网上。我和同学聊天时，突然想到哪个“梗”比较能够融入聊天的话题，或者能够更好地表达我的意思，可能会用一些“梗”。

杜康桥：我自己“玩梗”，一是为了活跃气氛，类似于抛出一个包袱；二是受到一些外在“梗”元素的刺激，自然而然地表达；第三是调侃别人的时候觉得表达力度不够，就用“梗”来提升语言的冲击性。有时，别人在玩“烂梗”的时候，我不想跟他交流，也用抽象的“梗”搪塞过去。

文闻：“梗”有点像社交时的语言压缩包。有时候你并不是刻意输出“梗”，而是在潜意识中被植入了一套语言的快捷方式，不自觉地使用这套方式。它原本可能来自一个帖子、一段故事，面对知道这个“梗”、一起玩这个“梗”的人，你不需要把故事完整地说出来，就可以表达那个意思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觉得人们为什么会“玩梗”？

黄一：首先，“梗”是以比较新颖的形式出现，比如“city不city”，看起来比较“潮”，可以创造一些乐趣；其次，人们会借助网络“热梗”表达自己的情绪；第三，“梗”是广泛传播的，可以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，成为一种共同语言。比如，小学生很爱唱那首《孤勇者》，“爱你孤身走暗巷”一出来，大家的身份认同就被激发了。

杜康桥：我把“梗”当作一种语言表达方式，它既丰富了语言，又消解了语言的一些严肃性。我觉得有一些“梗”是比较有深意的，比如“我爸爸得了MVP”，就是用“梗”讽刺了社会评价体系对人的异化。

文闻：有一些“梗”只在一部分人之间流传。比如，游戏里有某一句经典台词，玩过这款游戏的人听到了就会心一笑，其他人却不知道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如果我们把那些低俗的“梗”称为“烂梗”，你认为“烂梗”对人构成怎样的冒犯？

黄一：我感触最深的是前段时间流行的“唐”，它是由“唐氏综合征”引申出来的。这个“梗”对唐氏综合征患者非常冒犯。还有一些“梗”扭曲了文字的本意，比如“卧龙凤雏”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词，现在被拿来骂人了，包括“国粹”，这个词语原本也是一个正向的表达，现在被拿来形容脏话。

文闻：有些“梗”的来源就是恶性的。几年前有一起刑事案件，凶手将受害者肢解后扔到化粪池里，那时有人玩“化粪池警告”的“梗”，反倒把恶性事件的恶意扩大化；有些“梗”是对正向语言的污名化，比如“小仙女”本来是称赞女性的，后面却被某些人定义为希望在两性关系上占便宜的一些女性。

杜康桥：有的“梗”是对人格的伤害，成了用来骂人的负面符号。我觉得这种算是“烂梗”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认为“玩梗”的边界在哪儿？

黄一：“玩梗”前一定要想好传播出去有什么危害，会不会对他人造成冒犯，如果“梗”在创造时就带有恶意的话，我们更不能去传播它。一些过度娱乐化的、歪曲文字意义的“梗”，我们也要多加注意。

杜康桥：“玩梗”已经普遍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网络对它更加宽容一些。但是，线下交流“玩梗”是要慎重的，开玩笑也要讲尺度，不能太随便。主流媒体的报道、学术文章、公众人物的发言不应该“玩梗”。你一直玩同一个“梗”，见人就玩，反复刷屏，也会比较惹人厌。

文闻：我放假在家的时候帮我妈（小学语文教师）看作文，发现小学生作文里会使用网络热“梗”和一些很糟糕的网络用语。我第一反应就是怀疑他们刷短视频刷得有点多，分不清“梗”跟书面语言的关系。

“梗”的边界在于是否伤害对方，取决于对方跟不跟你玩这个“梗”，取决于和“梗”有关的人愿不愿意把它当成“梗”。语言的边界在哪里，“玩梗”的边界就在哪里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黄一、文闻、杜康桥为化名）

视觉中国供图

避免“表达失语症” 在生活中提升语文素养

□ 程 云

“一次考试没考好，也不能‘emo’了，感觉自己好‘废’”“退！退！退！”“carry全场”“走花路”“反黑”“C位出道”……这些“黑话”肆意狂欢，校园面临着语言污染的严重威胁。

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，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；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，也是文化认知与获得的过程。在数字文明时代，信息通信技术不仅重构了人际互动模式，更深刻变革了社会生产、生活形态及文化范式。网络语言作为网络传播实践生成的媒介话语、文化符号，其初始含义、隐喻以及词汇再造呈现了多元的文化现象。网络新语与网络“烂梗”同在，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、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长时博弈，对作为基础教育语言与文化教育的语文教学这一主阵地而言，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。

问题是课程的缘起。语文有天然的育人功能。语文教师应该是天然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。我们要从课程观的高度，通过“当代文化参与”课程建设，引导学生组成语文学习共同体，和学生一起进行语文实践，聚焦并提炼问题，理性客观地审视网络语言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
从统计学的角度盘点我国网络语言的源起、使用场景、使用频次与圈层特征；从社会学的角度解构不同时期网络语言的表征，了解当时的社会及文化发展生态；从语言学的角度梳理网络语言的语用现象、修辞特征、情感意义等，揭示“语言荒诞”背后的合理化创新要素或负面效应；从传媒学的角度分析网络语言的演化发展规律、议题特征和复杂多样的个体和社会心态……我们常常说，跨学科学习体现了课程的素养转向，有着独特的育人价值。通过引导学生理性地、审辨地、自觉地运用多学科、跨学科知识，多面客观地审视网络语言的时代表达特征，自觉抵制低俗、暴戾、恶趣、无序的网络“烂梗”，避免“表达失语症”，避免语言文化的认知偏差和价值误导，才能从源头构建清朗语言环境。

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（2017年版2022年修订）指出：“要引导学生在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，培养探究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敏感性，探求解决问题和语言表达的创新路径。”“要让学生在语言文字运用的学习中受到美的熏陶，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，培养审美感知和创造表现的能力。”从网络语言中敏感地发现课程建设的契机，就是文化自信教育的一次生动实践。

马克思在《论犹太人问题》中写道：“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，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们宗教的秘密。”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启示我们：不是到表达者的语言里去寻找文化的秘密，而是到现实的文化里去寻找语言的秘密，这是让语言文化得以正本清源、守正创新的哲学基础。

当然，这需要语文教师有着高度的敏锐的教育自觉与语言自觉，在语文课程教学中能自觉地进行规范的语言文字的言传身教，更重要的是，基于教育者的育人定位，能自觉地提高课程开发与设计的能力，关注开发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，特别是引导学生学习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，提出语言文化的活动主题，与学生一同增强在校园生活、社会生活、网络生活中学语文、用语文的意识，多方面地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。

面对网络语言乃至于网络“烂梗”，出于规范祖国语言的目的，语文教师与所有的教育者不应手足无措。而应理性客观地去应对，多与学生在课程建设与实施中一起探究，积极互动，在自觉的文化认知、扬弃与吸纳中，在现代语言的有序、鲜活的创新中感受时代的脉动与文化的守正创新。

【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职教（成人）教研室语文教研员】

拥抱现实社交 超越网络“烂梗”之困

□ 刘紫川

为什么网络“烂梗”能够在青少年之间流行？有批评者指出，青少年一方面对“网梗”的好坏缺乏辨识能力，会无意识地扩散原产于成人世界的庸俗、暴力、歧视和冒犯元素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误将挪用拼贴视为创意，不分场合地滥用“网梗”，成年人与之沟通，难免感到“支离破碎”。

不过，无论是数字技术的普及还是低质信息的泛滥，都难以从根源处回答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大量青少年的语言表达主动拥抱了庸俗化和碎片化？为什么他们不能迈向相反的方向，被细腻、深刻、复杂的语言文化所吸引？

语言风格的变化，实质上是“需要使用语言”的场景——社会交往的方式变化了。

在互联网的影响下，今天的青少年社交呈现出即时性、表演性、低成本情绪交换的三大特征。首先，信息交换的节奏加快了，青少年倾向于使用最精悍的表达来换取注意力和回应。复杂、细腻的语言则显得冗长、笨重，难以迅速达成社交目的。其次，网络平台中的舞台效应，催化了青少年在社交生活中的表演欲望。在社交媒体中，身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少年快速学会了通过夸张、有反差感甚至挑衅性的表达来吸引观众，实现自我展示。“烂梗”、段子、戏仿由此成为获取社交关注的便捷手段。最后，网络社交追求以低成本完成情绪交换，使得深度沟通愈发罕见。在快速交流中，青少年更愿意复制和传播现成的表达，满足于“短平快”的情绪共振，而不是花费心力组织原创语言。

正因如此，青少年拥抱“烂梗”，并不单纯是语言审美的堕落，而是对当前社交方式的适应性策略：当用最简便快捷的方式就能获得认同、完成社交，为何还要费神于复杂的情感劳动和深度思考？

如此看来，在青少年群体中，网络“烂梗”的流行并非偶然，而是他们社会生活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。当真实的社交活动减少，复杂的交流场景日益匮乏，语言自然会向着简单化、娱乐化甚至庸俗化倾斜。这一切的根源，是当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亲历的社会变迁趋势——社会生活的原子化。

不少青少年的成长环境，是孤立而扁平的：现实中的玩伴，更多被平板电脑和手机取代；出于对未成年人安全和健康的呵护，成年人压缩了少年儿童的独立社交空间，导致大量青少年自主社交的渠道仅限于网络；激烈的升学竞争吞噬了青少年大量的时间精力。

课后玩伴之间的奔跑玩闹，独自购物时与商店老板的闲谈，社区邻里之间的寒暄问候……这些真实的社会互动，曾经为“网生一代”之前的孩子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学习经验。然而，对如今的孩子来说，这些实体性交往渠道却逐渐萎缩，孩子们被统统“打包”于电子产品的冰冷外壳之中。这种原子化的趋势正在加深，而作为“网络原住民”，年轻一代对这些变化的接受只会更加彻底。

未成年人只有自愿投身于真实可感的社会生活空间，才能产生对细腻、深刻、规范的语言表达的需求。网络“烂梗”之所以会泛滥，是因为它们足以满足青少年的即时性社交需要。这一社交策略与当今互联网遵循的“流量逻辑”一脉相承：注意即认同，认同即价值。

但是，如果一个孩子很少与同龄人面对面结识、玩耍、探险、争论，那么他如何有机会学习用语言表达微妙的感受和情绪？如果一个少年未曾在集体活动中体验合作与冲突，那么他如何有机会理解沟通、协调甚至妥协的语言艺术？在现实社交中，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，更是承载情绪、建立共识、解决冲突的桥梁。

直面“现实”，意味着无法通过拉黑回避矛盾、用点赞代替协同。网络上的文字、语音、视频，不能替代实体性互动。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成年人深知这一点，但对如今的一些青少年而言，这种“现实的缺失”正在成为新的常态，且不被察觉。

网络烂梗泛滥背后，是青少年社交生活的扁平化。对此，创作优秀的文化作品、推广更具内涵的流行语固然重要，但恐怕不能治本。唯有为青少年提供充足的空间和机会，使其能充分投入现实生活中，才能激发他们与人交往、沟通、观察与反思的愿望，从而培养出语言表达的细腻性与深刻性。守护青少年的语言能力，就是守护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。

（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）